

學術與思想(三)

著者●殷海光

殷海光全集

學術與思想(三)

C 52
921
15

681643

殷海光全集



90086938

學術與思想(三)

殷海光全集 拾 伍

殷海光◎著

發行人／賴阿勝

出版／桂冠圖書股份有限公司

登記證／局版台業字第1166號

地址／台北市10769新生南路三段96-4號

電話／3416949 · 3631407

電傳(FAX)／886-2-3969194

郵撥帳號／0104579-2

印刷／東良印刷廠

初版一刷／1990年3月(印數1~2000本)

版權所有·請勿翻印

本書如有破損、裝訂錯誤，請寄回更換

定價◎300元

ISBN 957-551-090-9 (套)

ISBN 957-551-121-2 (第十五冊)

共獲中國哲學內含義.....一四八五

——第五四章第五十四章前引

共獲中國哲學內含義.....一四八五

共獲中國哲學內含義.....一四八五

共獲中國哲學內含義.....一四八五

共獲中國哲學內含義.....一四八五

共獲中國哲學內含義.....一四八五

共獲中國哲學內含義.....一四八五

共獲中國哲學內含義.....一四八五

共獲中國哲學內含義.....一四八五

共獲中國哲學內含義.....一四八五

共獲中國哲學內含義.....一四八五

共獲中國哲學內含義.....一四八五

共獲中國哲學內含義.....一四八五

共獲中國哲學內含義.....一四八五

共獲中國哲學內含義.....一四八五

目錄

語言世界和經驗世界.....九九五

試論信仰的科學.....一〇二一

論科際整合.....一〇五三

成見與進步.....一〇九七

正確思想的評準.....一一一三

論讀書初階.....一一三一

自由的倫理基礎.....一二三九

海耶克論自由的創造力（代序）……………一二〇一

——從「無知論」出發……………一二一三

近代中國的文化問題……………一二一三

什麼是文化？……………一二一九

文化的重要概念……………一二四五

道德的重建……………一三〇九

知識分子的責任……………一三六一

論認知的獨立……………一四〇九

人生的意義……………一四三一

我同羅素的討論……………一四三九

人生的基石……………一四四九

五四的再認識……………一四五九

五四的隱沒和再現……………一四七三

——爲五四運動五十周年而作

我對中國哲學的看法……………一四九五

語言世界和經驗世界

一

有許多使用語言的人對於被他們所使用的語言常常懷抱著一種優越感，以為他們自己是主動的動因(agents)，而語言是被動的工具，因此他們高興怎樣調遣語言便怎樣調遣，儼如韓信將兵。他們覺得他們能支配語言，而語言却不能支配他們。

作者現在要說明，這類的人既不識語言底功能和性質，又不知語言對他們底思想以至於行為影響甚至支配到什麼程度。

如果人類沒有語言，謊話固然沒有發生的可能，人類底文明是否建構得起來固然也大成問題，但是像「偉大的形上學體系」一定無從建立。如果我們從根本上有健全的語言教育，那麼像這一類由語言的濫用和被語言奴役再加上自大狂的想像之構作是不會出現的。

許多人對語言的優越感和受語言所奴役而不自知的事實是怎樣形成的呢？這至少有下列的幾種原因：

第一、語言的行為效應。語言活動無疑是行為底一種。語言行為產生與之相應的效應。依此，特定的語言行為產生特定的語言效應。爲了便於說明和瞭解起見，我們現在拿漢文做例子。和許多歐洲語言比較起來，漢文是難以學會的一種語言。在從前帝制時代，寫通一手文章就可考取功名，因此也就有做官的希望。在現今民制時代，雖然白話文暢行天下，但是能寫通理論文章的人士似乎還不太多。若干希望從「文墨」這條路打天下的人，在經過相當長期努力和掙扎之後，居然能夠寫出「得心應手」的文章，就難免有點像剛學會駕汽車就開快車飛跑的小伙子似的，享有「馳騁之樂」：在這種情緒的充塞之下，自然對於被他們運用的語言發生一種凌越之感，於是也就不容易發覺語言的缺點。比較小心的駕駛者才比較容易發現自己所駕駛的車輛之缺點。

第二、「內住的原因」。作者在這裡用「內住」一詞，毫無哲學意味。我之用它，完全是爲了節省篇幅。這個名詞在這裡不多也不少是作爲一組心理現象之記述的縮寫。如果有人願意粗疏地說

在這裡所用的「內住的原因」與「交互制約」是同義名詞，那麼我提不出反對的十分必要的理由。

話說到這裡，我願意順便表示，我對於我所知的一切傳統哲學名詞都無絲毫敬意。什麼「內在」，「外在」，「心靈」，「物質」，「本體」，「存在」，「理性」，等等種種，都是代代相傳的糊塗人造出來迷泥糊塗人的糊塗名詞。拿這些名詞來互相播弄的人除了十足表示無知以外，就是作語言的奴隸時得到一些快感。作奴隸時常是快樂的。我沒有理由相信現代人不犯大錯；同樣，我也沒有理由相信古代人的一切皆足為後世法。就我所知而論，當著上列傳統哲學名詞有何認知意義(cognitive meaning)的時候，無一不可翻譯為科學名詞；當著那些名詞不能翻譯成科學名詞時，便毫無認知意義可言。我們沒有理由認為古代哲學家對於「數」(number)的瞭解，有像代德金(Dedekind)，弗列格(Frege)，羅素等人清楚。我找不到任何理由說，除了這些數學家所說的「數」之概念以外，那些對於數學毫無訓練的哲學家們所創立的「更高的」數之概念有什麼立得住足的地方，或有助於數學的建立。同樣，要想真正了解「人性」，必須請教行為科學家，如果說我們可以撇開這些踏實的收穫不理，要去請教玄學家所謂「更深的」人性之了悟才行，那麼，這幾乎等於說現代醫學的成就劣於江湖密醫，而必欲捨前者以就後者。當然，江湖密醫們不必緊張，不必憂慮他們底尊嚴和營業之喪失。因為，迄今為止，在這個地球上的人類，擁護愚昧的人遠比欣賞知識的人為多。

我們還是把話題拉回頭吧！

無論是自然語言，還是符號語言，在一習染和約制的實際心理程序中，都有塑形(formulation)，同化(assimilation)，甚至於型固(stereotyping)意念的作用。既然如此，於是特殊組織和形式的語言，以或多或少程度，特殊地塑形、同化，甚至於型固我們底思想意念。因此，如果我們底語言組織和形式有某些方面的缺陷或盲點，那麼我們底思想意念便無可避免地具有某些方面的缺陷或盲點。這種情形，當我們將幾種語言作比較研究時便不難發現。中國語言是很難表達抽象思想的語言。因此，直到目前為止，除了極少數有過解析訓練的人士所寫作的以外，很少見到比較乾淨的表達抽象思想的作品。關於這方面的理由，從我們在以後所作比較詳細的討論中可以得到一點瞭解。

第三、文化背景。中國一般受社會神話拘範的人有對字的崇敬習慣。從前的人講究「敬惜字紙」。這種心理狀態，翻譯成堂皇的說詞，就是「一國的語言文字乃一國精神文化的遺產及其表徵」。遺產不可破棄，所以語言文字必須崇敬，而不可改動。文化人類學告訴我們，愈是原始的人，崇拜的對象愈多。這樣的社會，拜山川河嶽，拜祖宗鬼神，拜天祭地。非洲土人認為文字符號有神秘的力量。想不到在二十世紀六十年代，還有人從「歷史精神文化」的觀點，提倡拜字。人們一對語言文字有頂禮膜拜的念頭，那麼語言文字便多少被神聖化了。語言文字一被神聖化了，自然不

容易看出它底毛病，「情人眼裡出西施」。同樣，崇敬者眼裡的一切都是完美無缺的。

第四、日常應用。從比較嚴格的語意解析的眼光看來，自然語言在用來作表達精確思想的工具時破綻百出，可是日常生活中應用自然語言時這種情形即令發生，也不致構成太多的嚴重後果。這也就是說，就日常生活所要達到的目標而言，自然語言將就可以「混」得過去。這並不是說，在日常生活裡，我們使用語言在任何情形之下都不需要精確。不是這樣的，在日常生活裡，我們也需要精確的語言達到共同生活的目標。可是，當著日常生活語言不足以精確地達到我們底目標時，我們常常利用「語言以外」(extra-linguistic)的因子來協助。例如，當時的情境、姿勢、表情、鐘錶、紅綠燈、路標、拈花微笑、種種等等。在這些項目的協助之下，日常語言底許多毛病常常被「帶」過去了。既然如此，於是它就不容易被一般用者發現出來。

二

一般人常常以為「說」和「所說」有一種相符。我們現在要考察這種信念(conviction)是否建立於可靠的基礎之上。爲了將這個問題煮乾一點，我們將這個問題再塑形(reformulate)於下：「語言世界」和「經驗世界」等範。我們這裡所說的「經驗世界」，可指物理世界，但不限於物理世界，它

也可指心理世界或行爲世界。普遍地說，凡認知作用所接觸的世界，我們一概叫做「經驗世界」。這樣的一個世界底存在，應該是與任何人底任何哲學「立場」不相干的。作者並不認爲討論任何問題都非扯上一個人底哲學背景不可的。如果討論任何問題都非扯上哲學背景不可，而可巧這樣的哲學背景永遠在論爭之中並且得不到一個解決，那麼這個被討論的問題便也被置於得不到一個解決的境地了。哲學，並非一個必須時刻刻頂在頭上的神。

爲了便於現在的討論之進行起見，我們純粹從技術觀點提出下列的假設：

茲有一個世界W，無論我們對它言說與否，它是存在的，而且是與我們對它的言說獨立的。比如說：牛，鬼，蛇，神之存在，與我們對它們言說或不言說毫不相干。

我們現在將這樣的語言世界叫做L。L與W的外範圍係有下列三種，不多也不少： $>$ $=$ $<$ 。L₁表示小於經驗世界的語言世界；L₂表示大於經驗世界的語言世界。如果是前者，我們通常對它的口頭語是「說得少」(assert less)。如果是後者，我們通常對它的口頭語是「說得多」(assert more)。如果語言世界和經驗世界相符，那麼L₁和L₂兩條線應須是與W相符；即與L₃相等。但是，並非一定如此，而是有L₁、L₂、L₃三種情形，可見語言世界與經驗世界不相符。

這種情形，普遍地說，可從用語言序列與感覺序列疏密之差較得到明白的瞭解。例如，我們現在所控制的表達顏色的序列和溫度序列的詞字之密度遠比我們所感覺到的顏色序列和溫度序列

爲疏。音樂序列也是如此。

推論一：既然語言世界與經驗世界不一定相符，所以藉語言世界來了解的經驗世界不必即等於經驗世界。讀羅馬遊記與遊羅馬總有許多不同。

推論二、如果我們要能像某些哲學家所想像的用語言「體系」來再造(re-produce)世界，那麼必須在一切情形之下使語言世界與經驗世界相符。但是，這是辦不到的事。因爲，藉上面所說，語言世界永遠不等於經驗世界。至多，語言世界是經驗世界底一部分或一分子。

物理科學是以最經濟的程式，逼近地(approximately)描述那作爲經驗世界底一個層界的物理世界。直到現在爲止，物理科學是描述這個世界之最爲成功的實例。傳統哲學家抓住「心」，「物」，「理性」，「一元」，「二元」，「多元」，這些空泛已極的名詞要來要去，只能表示他們不能對我們提供任何知識而已。

語言世界和經驗世界之間的外範關係，我們還可從另一說法來表明：

如果我們再把「語言」一詞煮乾一點，叫它做「指謂」，將被它所指謂的任何事物叫做「所指」，那麼二者之間有些什麼關係呢？

茲設「指謂」爲S，「所指」爲D，則二者之間的關係有而且只有下列矩陣所示幾種：

	D	S
(1)	1	1
(2)	0	1
(3)	1	0
(4)	0	0

(1)表示既有某所指又有對它的指謂；(2)表示沒有所指而有指謂；(3)表示有所指而沒有指謂；(4)表示既沒有所指又沒有指謂。

第(4)種情形「無可奉告」，我們現在只好存而不論。是否僅有指謂的存在而無所指的東西存在呢？多得很！「雪人」就是最驚人聽聞的例子。所謂「雪人」尚未緝捕歸案，而關於牠的報導則已傳遍全球。關於「雪人」如何如何，許多探險家作過不少的描述，但是「雪人」之所指迄今尚未印證。「鬼」似乎也是這類東西，在科學的研究中，常常在某一東西尚未發現之前，我們說它具有那些性質，並假定其存在。然後求證其存在。在這種情形之下，只有「指謂」而無「所指的」。有待哥倫布去發現的新大陸是這一類的東西。是否只有「所指」而無「指謂」呢？有的，在我們只藉直指或姿勢來表示某一事物的存在時，這樣的事物就是只有「所指」而無「指謂」。

從上面的解析，我們可以知道「指謂」和「所指」相符的情形在三種有重要意義(significance)

的可能裡面有而且只有一種，在其餘的可能裡沒有。由此我們可以得到：

推論三：語言世界與經驗世界相符的情形較少，而不相符的情形較多。

但是，大多數人却以為語言世界和經驗世界相符，而實際上二者並不相符，於是發生下列美妙的結果：

第一、謊言有人信以為真。

第二、諾言之類的遠期空頭支票有人收受。例如「犧牲這一代以為下一代」。

第三、形上學體系有人認係真理。

第四、神話對於社羣行為有支配作用。

第五、教條有助於邪惡的統治。

第六、製造偶像崇拜成為可能。

有種哲學家以為「共相」(universals)構成一個自立的世界。這樣的世界是與「殊相」(particulars)獨立的。他們並且由此更進一步，把這一「共相世界」加以實化(reification)。這完全是語言世界底投射(projection)所構成的產品。如果我們知道前面所說的第二種情形，即是有可能「指謂」而無「所指」，那麼就不會有這種錯誤的想法。像「圓的方」，四邊的三角形，「偉大的小人」，「白晝的黑夜」，沒有人能斷言其存在。因為，這些名詞之荒謬，凡懂得其中的構成名詞(component

terms)之意義或用法的人一望而知。但是，像「絕對是完全的」，「理性是本質」，「宇宙底本體是心靈或物質」，這一類底話，一經說出，使人莫測高深，便以為其中必定有「一番大道理」。其實，在語意構成方面，這些話之荒謬無稽，與前面那一堆話正同。但是，後者容易引起崇高、廣漠、遍在，和深邃等等情緒和意象，而前者不能，所以後者對於一般人具有搖撼力。

復次，一種語言說出時所在的情境和說者所表現的態度對於羣衆也極具影響。如果像「絕對是完全的」這一類的話是在莊嚴的講壇上說出，而且說者底態度莊嚴，加之其人的身分在事先已經佔領了聽者底心田，那麼同是這種語言，較之在非莊嚴的場合，非莊嚴的態度，和非被信服的人身所說的，有較大的說服力和感應力。這些因素，對於一般未經開化的頭腦而言，遠較經驗檢證和邏輯推論所產生的力量爲大。可是，場合、態度、身分，這些因素底搖撼力，套在圈內的羣衆往往毫未自覺，於是誤將這些因素所產生的感染力與說者所說的那一類底話連在一起，而認為那些話如何如何「有道理」。其實，一句話之「有道理」或無道理，與這話說出的場合，態度，和說者底身分毫不相干。這也就是說，如果那些話本來就沒有「道理」，那麼並不因場合和態度莊嚴以及說者的身分崇高變成有「道理」。如果一句話本來就是有「道理」的，那麼並不因爲場合和態度不莊嚴身分不崇高而變得無「道理」。在這一關聯中，經驗和邏輯才是我們可靠的依據和判準。

這個問題還可以作更進幾步的解析。

第一是「個體化」(individualization)與事物底分殊。

我們必須明瞭，「這個」，「那個」，並不是事物底屬性，而是語言底一種格式。在起初的時候，人依照知覺的分辨和生活的需要，演變出種種格式。這些格式，將就可以備用。久而久之，它們在我們底思想中成了定型。一成了定型，於是乎也就成爲我們安排、收容，或類分事物的「範疇」。語言格式底使用發展到了這個階段，於是我們常常倒過頭來將事物去迎合語言格式。習之既久，就僵化起來。在日常粗疏的情形之下，已有的格式大致夠用，所以較少甚至於幾乎不發生格式僵化或不夠用的問題。但是，到了有新的事物發生，原有的格式不夠用而尙要勉強去嵌入時，就發生「削足適履」的情形。

我們通常說「這塊石頭」，「那塊石頭」，這種「個體化」的情形在感覺上並無不自然的地方。因爲，我們憑視覺作基礎就可以支持這種劃分。然而，許多情形並非如此。我們讀地理書，書上說金沙江和長江是兩條江。投考初級中學的學生也很容易答出這個題目。可是，如果我們帶這位學

生到地圖所示的位置去看，要他劃出一條清楚的界線來分別那是金沙江，那是長江；或者那一粒水分子屬於金沙江，那一粒水分子屬於長江。這位可憐的學童，實際所看見的不過是白茫茫的一片水而已。我們不必說這位學童，即令請丁文江活過來，這件事他也無能爲力，只好望江興歎。

我之所以列舉這樣的例子，並非與大家爲難，我只是使那些依語言文字形成的差別而武斷地作差別的哲學家清醒清醒而已。原來人間許多了不起的差別之形成大有語言在其中來幫忙。抽去了語言，那些差別的強度一定大減，或者邊沿變得模糊起來，或者甚至於根本消失不見。

我在以上所說的，並不涵蘊目前存在於這個世界的這些分別一定沒有。我並不是說這個世界只是一團霧。我只挑剔這些分別一定都有的說法，而且有類似康德底範疇那樣無可更易(immutable)的想法。更清楚地說，如果個體底這些分殊是有的話，那麼我們必須察覺語言在這裡幫了多少忙。我在這裡可以更進一步地指出，對於「個體化」之構成而言，愈是具體事物或低級建構則仰仗語言的程度愈少，而愈是抽離項目或高級建構則仰仗語言的程度愈多。具體的事物，如前所說，常常藉著明指動作就足以徵別它底「個體性」。「這是一匹牛」。藉著手一指即可明瞭。然而，另外許多事物就沒有這麼好辦。我們很難界說，「一個國」底「個體性」。復次，現在我們假設「0」所表示的是0這個符號，而「0」所表示的是0這個數。固然如果有「0」不必即有『0』；但是，如果沒有「0」則一定沒有『0』；至少，在這樣的情形之下，我們要確定是否有『0』，將爲一